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急聲道：「君子一言！」
呂子奇也毫不考慮地道：「快馬一鞭！」

邵浣春卻變色道：

「呂老，你答應的太快了，萬一你失手，豈不是反爲那小子所用……」

呂子奇笑道：

「老夫祇輸出一雙手，並沒有輸出整個人，我不相信會輸給他，一失敗了，也不見得會受他的差遣，如何使用這雙手，還由我自己決定！」

邵浣春頓了一頓才道：

「假如他叫呂老去做不法的行爲呢？呂老答應在先，又如何拒絕……」

呂子奇一笑道：「當我無法拒絕時，便把雙手砍下來。叫他自己使用！」

邵浣春祇得默然退過一旁。

呂子奇沉聲道：「小子！你可準備好了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

「我早就準備好了，祇是這廳中光線太弱，你年紀大了，可能力不佳，是否要叫主人把燈光加強一點？」

呂子奇憤然作色，但又冷靜下來一笑：

「小子！你不必狡猾，故意用話激怒我，影響我出手的難度，老夫使鏢數十年，就是在暗室之中，也不怕你逃上天去，留神

注意著，老夫要出手了！」

語畢將手一揚，但見一縷金光，像流星般地對金蒲孤射去，勢子不徐不緩，鏢行無聲無息！

金蒲孤神態自然，目光凝視鏢上，直等錢鏢飛近身前尺許之處，才伸手探出兩指向錢鏢挾去！

眼看著將要挾住了，忽然那枚錢鏢離奇地消失了，呂子奇哈哈一笑，可是金蒲孤的身形猛地一轉，舉起另一隻手虛空一拍，地上發出葉然一響。

石慧失聲叫道：

「師父！我說過沒有用的，你的浮雲掩月手法固然神奇，他卻會分光捕影手法……」

呂子奇微微一笑道：「丫頭！不要急！師父還沒有老到昏庸的程度……」

衆人起初也以爲金蒲孤已經拍下了錢鏢，聽見呂子奇的話後，連忙往地上看去，祇見地上，平躺著一點黃光，卻如初七八月的上弦月，祇有一半。

石慧叫道：「師父！您還加上了碎月手法……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

「沒什麼了不起，另外一半在桌面上，我也是練暗器出身，豈有不明白這些花巧的道理！」

衆人又移目向桌上望去，果然檀木的桌

面上正中嵌著一條金錢，長約寸許，赫然是另一半錢鏢，祇不知他是什麼時候，用什麼手法嵌進去的，整個錢鏢都出現了。

呂子奇臉色微動道：「小子！算你贏了！」

金蒲孤卻微笑一聲道：「我還不敢這麼想！」

說完猛地一探腰際，銀光飛舞，唯聞一叮叮之聲，桌面上也剝剝作響，連續嵌進七八點金星，每一點都有黃豆大小，合起來恰好湊成半枚錢鏢。

而地下的那半枚錢鏢卻已不見蹤影，金蒲孤手中仍不停歇，一面揮舞著修羅刀，一面叫道：「黃姑娘！麻煩你將桌面上的碎屑拼起來，看看是否全了！」

黃鶯不明就裡，但還是走過去將那些碎屑聚集起來，拼成一個半圓叫道：「全了！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不行！那一半再起出來，一定要湊成一個整園！」黃鶯伸手一拍，嵌在桌面的半枚錢鏢也跳了出來，卻像有人在暗中操作一般，逕向金蒲孤的耳際飛去。

而金蒲孤的修羅刀也舞到密不透風的程度，又是叮叮一陣急響，地下金屑飄灑，片刻之後，金蒲孤才停下來，先將修羅刀插進鞘中，拭拭額上的汗珠道：

「呂老頭兒，這下子我大概是真正的贏了！」

呂子奇長歎道：「金蒲孤！你雖然勝的取巧，但老夫也敗得心服。」

金蒲孤拱手道：「承讓！承讓！」

呂子奇臉色卻不太自然地道：

「金蒲孤，老夫雖已認輸，可是對你所採取的手段頗爲不齒，設若老夫不及時收回暗勁，豈不是白白斷送了一個無辜的女孩子……」

(一二〇)

招魂

倪匡

在剎那之間，我們的思路相同，想到了同一個結果。

這時，我們在想著的是，歷史上有哪一個皇帝，是逃亡之後被人不斷搜尋下落的？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，這樣皇帝並不多、而我和白素之所以同時想到了那一上的緣故，是由於不久之前（半小時之前）還有人在追問他的下落，也由於費力醫生的怪問題，問到了建文帝的下落，才導致後來出現了那麼不愉快的局面。

我和白素都想到了這個皇帝，他的名字是朱允文，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。明太祖把皇位傳了給他，他一來不是做皇帝的材料，二來覬覦皇位的人大多，他非但不去籠絡他的那些叔叔，反倒不斷去逼他們，終於，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爲名，起兵造反，建文帝在南京城破之日，下落不明，成爲歷史疑案。

對了，上次齊白來的時候，也曾一再提及歷史疑案那句話，那是絕不會錯的了。

但是，我和白素都沒立即叫出他的名字來，剎那之間，我們祇覺得奇怪至極——要不然，我們的手，也不會變得冰冷。

我們想到的是：費力爲什麼恰好對建文帝的下落有興趣？

在他的研究所中，有一個「李自成」——這個人，可以說他是瘋子，也可以說他是被李自成的靈魂侵襲了，究竟事實真相如何，不得而知。

而他又十分關心建文帝的下落，豈在不知位於何處的一座古墓之中，齊白又遇到了個自以爲他就是建文帝的人。

那個人是不是也受到了鬼魂的侵襲？

如果是的話，兩宗古老鬼魂的侵襲事件，是不是有關聯？說得明白一點，是不是和費力醫生有關——那正是他的研究課題？

一想到這一點，不但手心冰冷，簡直遍體生寒，臉色自然也古怪到了極點。

齊白一直盯著我和白素，神色也陰晴不定，這時，他自然也知道自己一聽到了「皇帝」這個詞，就陡然吃驚，那無疑是自己露了馬腳，因此他十分希望可以補救。

他嘿嘿乾笑：「不論你們想到什麼，一定想錯了，皇帝？哪來的皇帝！哈哈，那古墓不屬普通，可是，和皇帝，也扯不上關係。」

我和白素，都用十分同情的眼光望著他，但是卻又不對他說話，我們祇是自顧自互相交談，卻又說得相當大聲，可以使齊白清楚聽到。

我道：「還是有點想不通之處。想當年，他在城破之日，他倉皇逃走，應該是一直向南逃，不會向北。嗯，就算後來隱藏妥當，哪裡還有心思、財力，來大規模經營墓室？那時，他的環境，幾乎離死無葬身之地也不遠了。」

我說的，自然就是建文帝。齊白聽了，臉上的神情，就像是含了一滿口活的蝌蚪一樣。

(四十五)



難怪有這麼多的巧合，原來Gordon就是仲柔的哥哥，本尊一直躺在自家的醫院裡。

而他消失的日期，正好跟電擊手術是同一天，所有的一切她幾乎都能串連起來了。

幸好仲柔早她一步出聲，不然自己就糗大了，搞不好還會被他誤以爲是亂認人的花癡。

「啊？」

大美人此時此刻似乎心情不佳，聽她剛剛的意思，好像就算曾經見過，她也不打算承認就是了。

難道他曾經得罪過她而不自知？嘵，有嗎？

聽見他「啊」了一聲，歐嘉芝並沒打算接話。

「呃，我們坐下來聊好了。哥，你要好好跟嘉芝培養一下默契，你們是我婚禮上最重要的伴郎跟伴娘。」

看見場面有點冷，辜仲柔趕緊出聲想熱絡一下。

怎麼回事呢？她還以爲哥這張帥臉是男女老幼通殺的，怎麼偏偏遇到了不買帳的嘉芝。

看大哥在嘉芝面前吃驚的模樣，還真糗！

辜仲柔偷偷瞄了嘉芝一眼，心裡有些納悶。

怪了，嘉芝明明不是難相處的人，而且剛剛還跟自己有說有笑的，怎麼一見到哥，就變成一派冷冰冰的模樣？

「請問歐小姐在哪裡高就？」

雖然不知道自己是何時得罪眼前這位大美人的，但辜仲柔決定盡自己伴郎的責任，好好地跟伴娘培養感情。

而且，他也很好奇，她似乎在生他的氣，但爲什麼呢？

「我自己開店。」歐嘉芝一語帶過，沒打算再說更多。

「是什麼樣的店呢？」辜仲柔問道。

（二十九）

捨地繼續追問。

祇是——

「先生，麻煩替我加些開水。」這次歐嘉芝更絕，根本不理他，直接轉頭跟經過的waiter說話。

她把他說的話，很自動地，從耳邊消音了。

拿起加滿水的水杯，她優閒地喝著水，她要多喝點水，以消消火氣，因爲他現在問的每句話，都讓她氣得想冒火。

哼！她才不理辜仲柔那張愈來愈不爽的俊臉。

他的不爽跟她的比起來，根本微不足道。

還說什麼絕對不會忘記她，騙子騙子騙子！

在這麼詭異的氣氛中，已經不是重點主角的辜仲柔如坐針氈，太恐怖了，這兩個人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「呵呵，哥，你不知道有多巧，嘉芝就是那件你也稱讚的『天使花嫁』的設計師，剛才我跟媽就是去她的店裡試穿婚紗。」她立即熱絡地開口替嘉芝回答，也找了个台阶讓哥下。

「喔——我還以爲，這麼柔美浪漫的婚紗，設計師應該也是個溫柔善良的人呢。」被惹火的辜仲柔開始反擊，話中隱帶著刺，跟女人卯上，這還是第一次。

「哥，你在說什麼啦？」

辜仲柔一聽大哥說出這樣的話，額頭馬上降下三條黑線，完了完了，她根本不敢去看嘉芝的表情。

「嘉芝，我哥不是那個意思！」辜仲柔好忙，忙著當和事老。

（二十九）

如今我不僅平安生還，而且活得比以前還好，不，應該說得到連做夢都沒想到的幸福，這全都得歸功於金田一耕助這位人士。如果不是這位一頭亂髮、說話慢條斯理、個子矮小的奇妙偵探適時出現，我這條小命恐怕早就不保了。

事件解決後，我們正要離開八墓村時，金田一耕助對我說道。

「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夠像你一樣經歷過這麼恐怖的事件，如果換成是我，我會將這三個月的經驗記述下來，作爲一生的記念。」

當時我回答他：

「我正有此打算，趁著記憶猶新的時候，將這次事件的始末鉅細靡遺地記述下來，尤其是要向世人讚揚你的智慧和功勞。除此之外，我沒有更好的方法報答你。」

我真的很希望盡可能早日完成這項承諾。

由於那三個月的經歷實在大過恐怖了，從未寫過文章的我一直在不知道從何處下筆，對金田一先生的承諾才會擱延到現在才實現。

另一個原因是，由於我的生活步調變緩慢了，好不容易才恢復健康。最近做惡夢的頻率降低了許多，身體狀況也很不錯，雖然我對於寫作依然沒有信心，但是想想我又不是在創作小說，祇不過是一字不漏地陳述自己遭受的經歷，便當它是一種紀實報告，或許離奇，恐怖的事實可以彌補我文章的拙劣。

八墓村——回想起來，我就禁不住一陣顫慄，多麼令人厭惡的名字！多麼令人生懼的村落啊！還有那夢魘般的恐怖事件！

八墓村——直到去年二十七歲以前，我連做夢都想不到世上還有這麼一個村名詭異的村莊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居然跟這村莊有重大的關係。我隱約知道自己大概是岡山縣人，但究竟是岡山縣的什麼郡或什麼村出生，就不得而知，也不想探究。

自從我懂事以來一直住在神戶，對鄉下地方沒有絲毫興趣，況且我母親沒有半個鄉下親戚，在我面前也絕口不提故鄉的事情。

啊！媽媽……直到現在，我眼中依然可以清晰描繪出你去世之前的容貌。

幼年喪母的男人對母親的感受，恐怕都跟我一樣吧！在這世界上，沒有人比我母親更漂亮。媽媽的身材嬌小，身體各部位的比例都很均勻；瘦小的臉龐配上勻稱的五官，就像漂亮的搪瓷娃娃一樣；小巧的一雙手，跟我孩提時候的手一般大小，終年都忙著爲人做針線，媽媽不太說話，也很少外出，但是當她一開口，就流露出語調輕柔的岡山腔，像音樂一般，輕快地在我耳邊流轉。

當時我幼小的心靈最感到痛苦的就是，這麼溫柔嬌靜的媽媽，爲什麼一到半夜時分，突然好像受到惡魔侵襲一般，從床上坐起來，表情驚恐，快速地說些我聽都聽不清楚的事情，隨即不斷地用頭撞擊枕頭痛哭起來。

我被媽媽驚醒後，看見養父一直搖晃媽媽的身體，叫喚她的名字，依然無法使她清醒。媽媽不斷地哭泣，最後累了，倒在養父的懷中睡著了。這時候，我的養父便會徹夜擁抱著媽媽，輕柔地安撫她……

（七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回門祇好你受拜，我是不與他見面的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你也太執拗了！一個親女婿，須將前事休題，方是正理。」柯爺還要回答推諉，忽見家人送進一封書子來，稟道：「啓爺，京中表爺有書到來，請爺電閱。」說著將書子呈上。柯爺接過拆開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年愚弟斐長卿頓首，致書於

柯年兄閣下：京都一別，本擬餞別江干，以盡朋友之誼。誰知飄然遠引，不領杯水之情，似乎於交道未免落落寡合也。然獨有可原者。金蘭之好，尚不敵骨肉之親。親如女婿，半子也，女之賴以終身，岳之賴以養老，非泛泛疏遠可比。若論前事，不怪自己多疑，啓枕畔譖人之漸；反怪無心數語，結生平莫釋之冤。雖訂秦晉，猶如吳越。此弟之所大不解昔也。況婚初登仕版，即邀聖眷，其將來職分定在你我之上。其後之欲赴功名，非不可借其援引，全你我燕翼之謀。弟處局外，尚爲兄婿極力週旋。豈有至親而不見面？又弟所不取也。感悟發於